

大江河的女儿们

谭杰著



漓江出版社

谭 杰 著

大运河的女儿们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大辽河的儿女们

谭 杰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辽宁阜新细河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80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407-1453-0/I · 972

定价:6.10 元

绚丽的辽河人文景观

——为《大辽河的儿女们》作序

魏 东

谭杰捧来厚厚的一摞子书稿，请我作序。我从政多年，写过几本书，可为人作序这还是第一次。忙中偷闲，细细品味《大辽河的儿女们》，我的心被震动了，这分明是幅绚丽的辽河人文景观。

时代扫描、社会广角、人生写实、风土人情，如同一幅幅细腻的工笔画，渐序地展开。独特的地域性，浓郁的乡土味，鲜明的时代感，把喝辽河水长大的男人和女人，那种豪爽、刚毅、聪慧、勤劳、纯朴、善良的形象，性格，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神奇的大辽河，驰骋千里，气象万千，每一朵浪花都是支情歌，每滴水都有动人的故事。英武豪爽的性格，博大精深的情怀，哺育了一代代英雄儿女，造就了地杰人灵的一方。

作者的聪明，在于展示辽河的神采。越是地域的，越是世界的。散文的情味是作家由自然实界、社会实界获得的感觉、体验、思索，经过审美化、艺术化，并以富有生命感、音像感、独特感的语言，予以神形并茂地营造。作者崇尚文学的社会镜子功能，凡作品都应留下你所处时代生活的影子。我印象中的谭杰，对创作有个执著劲儿。他脚步飘轻，飏飏地一个劲往工厂、

矿山乃至偏远乡村跑。在工厂他混在工人堆里，用心灵去感悟那炽热的情操，在农家小院他津津乐道地品尝黑土地的清新一气息。由此而产生了这部沉甸甸的作品，说它沉，是因为有着丰厚的人民群众的情感。

散文是作家对生活的心灵感应，描绘真情的艺术构成。小说以人物命运及情节的生动感人，而散文则是以情夺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为作家提供充分展示才华的天地，汇纳百川、不拒细流，大千世界、人生百态、世事变迁、风土人情均可在作家的笔下或湍流激涌，或涓涓流泻。“一切以真面目示人，才能够真正的动人和感人。”纯朴自然就是美。作者围绕一个情字，把辽河流域的人文景观，用切身经历、所见所闻，塑造成一个个独具性格的形象，尽力去表现，作品有着意蕴的深层次和艺术的张力。

纵观这部作品，是随着作者生活的脚步而渐次形成。可分为三个层面。以《辽河岸边的童话》、《月亮湖畔的少男少女》、《野芹菜》、《辽河湾》为代表的作品，表现了充满童真、浪漫的少年生活，也不乏冷峻的笔调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审视。童年与少年生活，像未经雕琢的璞玉沉淀在个人感情的深潭里，一经提取加工、锤炼，便发出晶莹的耀眼的光华。当作者走向社会，面对纷繁的人生，领悟人间的真善美，洋洋洒洒地去表现，也泼辣地痛刺邪恶，这便形成了作品的又一层面。当以《世上只有妈妈好》、《女儿君君》、《外公老了》、《陷阱与少女》为代表。近些年来改革大潮把作者推向了热烈的改革第一线。《这方水土这方人》、《天下第一家》、《韦秉越和他的中频电源》、《神医张晓华》等作品，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是对工人阶级深情的礼赞。作者在谈创作体会时说：“当我走进阜新市橡胶总厂密炼

车间时，有股浓烈的酸辣味扑鼻而来，没三分钟就鼻涕眼泪的一起流，而车间内的几十名女工喜笑颜开的欢快地工作着。她们中有的把吃奶的孩子往婆婆家一送，便一头扎进车间，加班加点搞生产竞赛，简直不知疲惫。面对她们我的心颤抖了，感动得泪从心里往外流。”

美的生活尚需艺术美的表现。透视这部作品，返朴归真，纯情自然，是作者对创作风格的追求。

新时期文学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其艺术的表现手法常常破界，散文化小说、报告文学，用小说手法写散文、报告文学，把各文体的优势拿来我用，形象鲜明而情切切。这部作品读来像是小说，而确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其个中滋味情意绵长。

本书通篇是情感的流动。作者以赤子之情，对故乡的山山水水充满厚爱，以坦露的胸怀，热情地描绘，赞美这白山黑水间的广阔的辽河流域的人文景观。由于作者生活的局限性，所表现的仅仅是局部，然而可从中窥视大辽河那诱人的风采。

黑土地情思

——自序

一股一股子的激情、欲望在我胸中不时地涌动，搅得心里直发痒，于是我刻意将其化做热血、热泪在笔下涓涓地流。这样子的深一脚浅一脚地闯进文学创作这个门，说不清是苦是甜。十多年来漫天漫地地奔波、思索，感叹人间冷暖。每每夜阑更深，心血来潮，一轱辘爬起，喝浓茶吸劣等烟，冥思苦想地爬格子，有时三天两夜地连轴转，熬得头发日见花白，文章却无大长进。斗大的卧室权当书房，荧荧的灯光下烟雾缭绕，闹得妻常常在半夜里醒来，既心疼我又可怜自己地说：“这年头干点啥不好，偏偏务上了这行，黑天白日地熬心血，孩子老婆大声说话都不行，写出书来又怎样呢？”写到兴奋时我便嘿嘿一笑，写不进去时心烦，便怪妻子多言。如是，日子久了便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格局。

我生在辽河边，吃苦菜长大的泥娃子做梦也没想到当作家。学生时期家徒四壁，一个炕桌还是三条腿的，四个边缺两堵头，来人去客的端上桌子都嫌寒碜。那时的生活正如我在《野芹菜》、《辽河岸边的童话》、《月亮湖畔的少男少女》等文章中所写到的。为能改变这祖一辈父一辈的生活条件，伴随妈妈的眼泪，我在煤油灯下苦读数、理、化，理科成绩是突出的，上语文课这耳听那耳冒，像是听催眠曲。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派学生打得火热，那时我在开原高中就读。学校乱糟糟的，

枪炮声昼夜不停，爸爸怕我有闪失，硬是拉我回家，圈在屋子里，于是我便捧着唐诗、宋词及古典名著咀嚼起来。1968年高中毕业时，同学们纷纷上山下乡，有位女同学泪眼汪汪的与我告别，见她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觉得怪怪的，细思量这三年同窗生活确是有一番情意。不久接到她千余字的长信，文采鲜亮，寓意幽深，自愧文笔不如，仅以四句相赠：“隔山如若隔沧海，遥遥东西两分开，举目不见君子影，不觉幽情携泪来。”这因情而发，便成了我初试创作的甜蜜。初恋的失败，我痛苦地感到人世沧桑。

在部队生活了十年，从战士到教官，沟沟坎坎的不得志。自信凭本事吃饭，发表文章，编写教材，革新成果获军委装甲兵二等奖。我心直口快脾气犟，好事处处靠边站，那年的年三十，我跑到海州桥头去默默地流泪：“落花流水春去也，石头有意记今朝。”那时的日记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几乎天天坚持写日记。这几十万字的日记成了我走向创作的铺路石。

十年前，我在广播电台当记者，一天夜里心血来潮，写了篇散文《野芹菜》，鼓着胆子投到市日报社。一周后跑去问，老编辑摘下老花镜，揉揉眼睛仔细地打量我，“你的这篇散文我看了都心酸，下周就见报了。”以前我只写新闻稿，搞创作这还是第一次尝试，兴奋得我不能自己。阜新出了位神医，天南海北的求医者挤破门槛，我跟踪采访20天，写了篇万余字的报告文学《神奇的手》，冒昧投给《新蕾》文学杂志社，想不到竟中了，而且当年获了个《新蕾》文学二等奖。我又想攀高枝儿，写篇散文《辽河岸边的童话》寄给《民族文学》，不久刊发了，责任编辑尹汉胤致信于我，给予较高的评价和鼓励。由此我想，只要写生活写真情，当作家也不是白日做梦。

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思谋人生，那么多想起来就叫人激动的人和事，在心里揣着干啥？何不掏出来给人看。人间只有真情在，天下处处不文章。

我钻进八百米井下，三块石头夹块肉，矿工们头顶淋着雨般的水，脚下趟着泥流，隔着靴子凉得腿脚发麻。他们猫腰弓背干得热汗淋漓。当他们鬼脸似的爬出井口，钻进低矮的矿工房，品上二两白干酒，美美地咂咂嘴，自足地哼着小曲儿。

当我走进橡胶厂密炼车间，酸辣味扑鼻，没两分钟就鼻涕眼泪的一块流。机器声震动得像过坦克般，高大的车间都颤动，对面说话需大声喊，车间内几十名女工笑逐颜开地工作，三百多斤重的拉胶车小女工推着悠悠跑，片刻间胶堆如山。赶上抢任务，孩子妈妈把吃奶的孩子往婆婆家一扔，一头扎进车间几天几夜不回家，听说白酒能解乏，几个女人偷着喝口白酒，竟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如此的豪迈人生，谁人不为之心颤？我感动得泪从心里往外流。

放眼人间春色，偶尔有阴影浮现。

1983年5月，我父亲原是辽宁省开原县兴隆台村的党支部书记，因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处罚了生第四胎的县检察长、政法委副书记李汉清的妻侄，人家多年来横行乡里，哪受过这“屈”？纠集了八个人手持铁棍、铁锹、军刺闯入我家，将正在院内铡草的我父打倒在血泊中。胆小怕事的母亲领着我的小妹去县公安局告状，被办案人王世斌推出门外，声称：“打死活该！告到联合国也我们说的算。”奇怪的是十天后，我父亲在医院的病床上被抓走，以莫须有的“重伤害犯”，挂牌子游大街，成了县里严打的典型。扔进看守所二年定不了罪。在一些办

案人良心的驱使下，一、二审判了否，否了判。这场官司打得很是艰苦。在场的三位邻居的证词被抽出卷外，而不在场的一个流氓被迫出伪证后就逃到北大荒去了。我父亲的市级医院的诊断书被公安局办案人王世斌当面撕碎，而人家凭着县医院的假诊断，定我父亲的罪。一直告到北京，在中央法制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及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下，经省高院复查，才得以平反昭雪。官司是打赢了，可这期间我小妹被迫辍学种田，因劳累她得了肾小球肾炎。她见家里破败不堪，忙着打官司，忍着病痛不吭声，二年后变成尿毒症，治也治不了了，年仅18岁就含恨离开了人间，临死前她问我：“哥，咱家的官司打赢了吗？”

这一感情痛苦的经历，坚定了我选择讴歌美、鞭打丑的创作之路，激情滚滚，来自爱与恨。

苦心耕耘总算有个不大不小的收获，在发表的上百篇作品中选出这三十几篇，在漓江出版社领导与责任编辑的支持与欣赏下得以结集出版，好歹是我血汗的汇成。

目 录

绚丽的辽河人文景观

——为《大辽河的儿女们》作序…………… 魏 东(1)

黑土地情思

——自序…………… (4)

第一章 航灯璀璨

这方水土这方人

——周久才和工人们…………… (1)

韦秉越和他的中频电源…………… (29)

神医张晓华…………… (43)

探索生命科学的人们…………… (56)

神功惊梦

——阎树荣气功点穴治病记…………… (73)

第二章 辽河情话

月亮湖畔的少男少女…………… (85)

辽河岸边的童话…………… (92)

野芹菜…………… (95)

奶奶家住辽河边…………… (97)

小黑…………… (101)

外公老了	(103)
女儿君君	(105)
孩子的眼睛会说话	(110)
雨,大龄女的泪	(116)
辽河湾	(119)

第三章 心灵的回归

天下第一家	(131)
陷阱与少女	(141)
“小月亮”与“独眼龙”	(145)
“老爷段”上风雨行	(149)
北京,我心中的太阳 ——新“杨三姐”自述	(157)
烽火丹心	(169)

第四章 红杏闹深春

从军官到税官	(187)
擎起金色的光环	(192)
王志民轶事	(195)
钢球之梦	(198)
冷风热雨话师勤	(201)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高林趣话	(204)
异草奇功	(207)
心中有片明朗的天	(213)

献给明天的歌	(216)
老师,您好	(223)

第五章 艺海明珠

轮椅作家的新天地	
——王占君历史演义小说的形象美与民族性 ...	(226)
怀揣乡土走天下	
——谢友邦与新时代散文	(233)
散文情味的索取与营造	
——编辑与作者心灵间的桥	(238)
报告文学美感初探	(243)
艺海拾贝	
——编后语选粹	(247)
后记	(250)

第一章 航灯璀璨

这方水土这方人

——周久才和工人们

楔 子

辽西走廊群峦叠嶂，怀抱着“塞北明珠”——阜新。中国的红山文化由此渊源，把个世界人类史一下子向前推进了两千年。

辽河以西，大凌河以东整个狭长地带物阜民丰。自古汉、蒙古、满各族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兄弟携手并肩，其情在血管里交融，造就了这方地灵人杰的圣土。

1987年的中国，实行全城租赁的阜新市，惹得舆论界一片哗然。海外《纽约时报》载文说：“为了经济利益，市长几乎租赁了城市里所有的企业。”市民们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租赁”成了当然的话题，众说纷纭。这个在思维空间产生的“热核”效应，其是非、功过，有待历史去评说。

阜新橡胶厂在动荡中面临抉择。

职工代表大会在庄严地举行。会议室里烟气腾腾，气氛紧张，代表们心中燃烧着一把火。

谁租这个厂子？怎么个租法？搞好了企业有发展，工人有奔头，搞不好砸锅卖铁，肠子悔青了。也不排除一种可能：租赁

者在任期内，拚设备，拚人力，捞一把拍拍屁股丢下工人走了。

难怪有些代表额头上浸着汗，眼珠子瞪溜圆，操纵几千吨机器的大手，握着支小小的笔竟颤抖不已。一张张小小选票，代表着全厂千余职工的心。

结果，周久才当选，全场为之报彩。

面对着千余双信任的目光，周久才还说什么呢？他的眼睛潮湿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

细河南岸，海州桥以西，有一片老式居民住宅，低矮的小房、煤棚紧紧地拥在一起。互相支撑着，好像谁也离不开谁。它与鳞次栉比的新式建筑群构成了鲜明的反差。年深日久，马路修了又修，小道垫了又垫，家家户户的屋地比外面低一尺多，一进屋就给人一种昏暗潮湿的感觉。

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省、市劳动模范，著名企业家，阜新橡胶总厂厂长周久才就住在这片平房区。老式的一厨一室两间房，住着老少三辈5口人。夫妻俩把左侧厨房间壁成两半，一个7.5平方米的狭长小屋，安顿下二老双亲。右侧4平方米的小屋成了他们夫妻的卧房，餐厅兼会客室。一块块脱了皮的墙壁上清晰地留下了雨水淌过的痕迹，主人想掩饰这寒酸，墙上打着一块块的“补丁”。室内的沙发、衣柜、写字台，比旧家具市场上出售的样子还陈旧。

周久才的妻子景馥馨讲起了这小屋的故事。

1978年，久才在化工四厂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我们结婚厂里没有房子，洞房就设在化工局工程队仓库改成的小屋里。第二年，化工局领导考虑到我们的难处，决定给我们一套

两室一厅的楼房，久才回来和我商量：“我们厂的工人小李子结婚急等用房，我看咱们还是克服点，把新房让给小李子吧！”房子让给了别人，我们俩和婆婆仍挤在那个工程队仓库改建的小屋，公公没地方住，只好天天与看门卫的老头睡在一起。

后来才搬进这间小屋。

这小屋冬天冷，夏天热，房顶漏雨，屋里灌水，一遇阴天下雨，我就提心吊胆。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天阴沉沉的像被一个巨大的黑锅盖住了，眼看要有一场大雨。我向领导请了假，急急忙忙往回奔，还没等到家，瓢泼似的大雨从天而降。进屋一看，雨水已经冲进屋里爬上了炕墙，脸盆、皂盒、鞋子在水上漂悠，婆婆吓得躲在炕旮旯不敢动弹。左邻右舍和我们单位的同志闻讯赶来帮助淘水，大家一边忙乎一边问：“久才呢？久才怎么还没回来？”

橡胶厂里，周久才正带领职工冒雨查看车间、库房，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家。

1987年，外部环境把橡胶厂推到了一个艰难的境地：原材料紧缺，价格飞涨，市场竞争激烈，产品积压滞销，人们的心情像压上了铅块一样沉重，提不起精神来，谁来挽救这个危局？厂工会搞了个民意测验，测验表上写着：“你认为橡胶厂谁是最合适的法人代表？”发出的500份民意测验表上，有487份写着同一个名字：周久才。厂里民主选举厂长，全厂62名职工代表，有61人选周久才，只有他自己投了反对票。从此周久才既当书记又当厂长，成了名符其实的“一把手”。

随着周久才的走马上任，这14平方米的小屋热闹起来了。每天晚上，室内烟雾缭绕，车间工人，科室干部，成了小屋的座上宾。这小屋又成了“会议室”、“厂长办公室”。通常，当

最后一位客人离去的时候，大都在晚上 11 点左右。儿子和衣躺在炕上早就睡熟了，妻子一边给孩子解衣服，一边重复着说过多次的话：“久才，你当厂长，首先关心职工，这我理解，你能克服，我也能克服，可孩子已经上三年级了，天天有人来找你谈工作，一拨接一拨，孩子连功课也做不了，你不替我着想，也不替儿子想想吗？”温柔的语气里没有埋怨，带着恳求。

机会很快来了，周久才任厂长的第二年，厂里在工业小区买了 21 户住宅。人们称工业小区是阜新的“中南海”。这里空气清新，环境幽雅，一幢幢姿态各异的楼房间镶嵌着花坛、草坪。房间宽敞明亮，布局结构合理，室内煤气、暖气、餐厅、卫生间一应俱全。

患肺气肿的母亲，有风湿症的父亲，均已年过古稀，耳聋眼花说话兜不住风，“久才呀，听说你们厂里分大楼，你也要一所，让我们也敞亮敞亮，我们是快入土的人了，你想想吧！”久才的妻子和儿子更是眼巴巴地盼。经过调查，分房小组觉得按分房条件，该给厂长一户。妻子对久才说：“告诉你啊，这回你可别挡驾，不然我可不依你。”

全厂有 96 户申请要房，可房子只有 21 户。在 21：96 面前，周久才觉得与工人争房子，工人自然争不过我，可厂长的权力是工人给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而厂长是公仆。他当众宣布：“这次分房，我们书记、副书记、厂长、副厂长都不要。”

房子顺利分完了，可周久才还在为房子奔波。

专题厂长会议在厂小会议室进行，周久才对几位厂领导说：“这次分房大家都挺满意，分到的高兴，没分到的也能理解。我到下边走了一圈，有些职工住房确实挺困难。门卫老工人白凤舞，老伴长年住院，病故以后欠了几千元的外债，家中